

以少制多 独特调性 精准销售

让书找到自己的朋友

本报记者 张稚丹

读者就是那些读者，作者就是那些作者。想让书找到知音，让读书人找到自己喜欢的书，能改变的只有衔接二者的中间环节。

与所有书籍卖场努力做成书籍大超市以全取胜相反，目前新的书籍销售渠道竟是少而精，以少制多，以独特价值和调性为媒介，利用社交媒体寻找特定读者，让书找到自己的朋友。

每周专注一本书

在日本东京银座的铃木大楼，有家只卖一本书的小书店——森冈书店。大多数踏进书店的人，走时都会带走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是书店老板森冈督行和他的搜索团队分析社交数据，浏览大量图书，根据出版信息、销售信息、用户的读书兴趣等，精心挑选出的人们最可能感兴趣和他们认为最值得推荐的书。他们在店内摆放书籍中研究的真实花卉，展示刺绣书作者的刺绣作品，请作家来书店与读者对话，让读者深入探索一本书，发现阅读的乐趣。

森冈督行的第一家书店有200种书却顾客寥寥。他发现很多人进书店并没抱明确目的，不过是来挑挑捡捡。很多时候，他们在几本书之间纠结，最后买回家的是“注水的猪肉”。而在举办新书发布会期间，许多人只为那一本书来到书店。他想：少或许就是多，书店或者可以靠只卖一本书生存下去。他想帮读者挑选“新鲜的牛肉”：收藏一件精品比收藏一麻袋垃圾要有价值得多。于是他开了第二家书店——“一室一册·森冈书店”，每周只卖一本书。开业半年后盈利，而且很有影响力。出版商请森冈书店推荐他们的新书，作家也希望能来参加他组织的讲座，有些公司领导一下子买几百本森冈的书发给员工。森冈认为，书是一种具有特殊吸引力的物体，这种吸引力会长存下去。

共同价值观的吸引

中国的微信书店“罗辑思维”与森冈书店有某种神似——它仅仅通过60种图书，不到1年时间就实现了1亿码洋书籍的销售。

罗辑思维是一个以微信公众号订阅号为核心的影响力较大的互联网知识社群，它的口号是“有种、有趣、有料”，倡导独立、理性的思考，凝聚了一大批爱智求知、积极上进、自由阳光、人格健全的年轻人，所以推荐的具有相同趣味和价值观的图书受到热捧，无论是《金雀花王朝》《午夜将至》还是《忽必烈的挑战》，均刷新了社科文献图书单本单日渠道的销售纪录，充分激发了图书增量市场。

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今年举办的“中国学术出版年会”上，罗辑思维图书项目负责人李倩说：我们尝试的是中国图书别样的营销方式。因为跟读者有紧密的连接，所以罗辑思维知道我们的用户在哪里，大家喜欢什么样的书。中国这一波中产阶级是靠读书走出来的，他们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之后，对图书品质是有要求的。我们敬重对知识、对学术有敬畏的人，为读者做过滤，希望通过互联网，让更多可能走出大学校门之后不怎么买书的人重新买书、读书，在更大的人群里面找到知音，把好书卖一个体面的数量，让真正做学术写书的人能够得到市场的供养和支撑。

独特调性聚合相似人群

有20年专栏写作经验，写过百万销量著作的财经作家吴晓波，早就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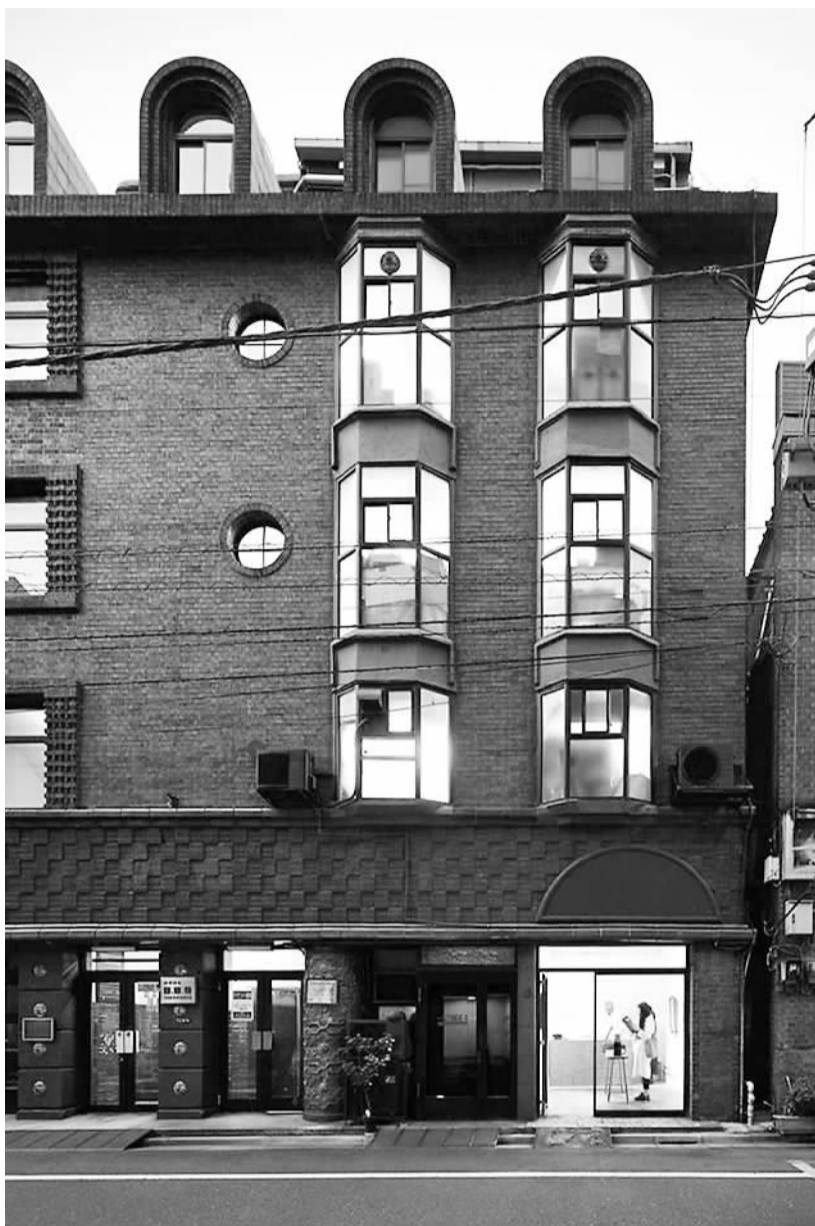
文字的出现及其发展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有鉴于此，2014年初，文化部非遗司与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共同启动了“我们的文字——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字书写与传播”专题资源库项目，对与我国各民族文字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影像史料和传承人人口述史料建设，并于年底举办同名大型展览。《我们的文字》在此基础上集结而成。

《我们的文字》（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编著）首先梳理了文字发明的历史：原始文字时期、古典文字时期和字母文字时期。值得注意的是，汉字是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的古典文字。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圣文字和玛雅文字，都已经在历史中消散。汉字为什么能流传下来，且广泛传播，对亚洲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带来深远影响？

传说仓颉造字，第一个是“人”字。仓颉苦思如何表达，偶遇蹄印而不辨，有途猎人说：“我想这应该是貔貅的足迹，因为任何野兽的蹄印都有其特征，只要抓住特征就能分辨。”仓颉醍醐灌顶，做“人”字——所有四肢动物，只有人能直立行走并用双手劳作。大部分的汉字，都是在“抓住特征”的核心概念指导下创造出来的，一个汉字，就是一幅活泼生动的简笔画。就算隔着遥远的时间和空间，汉字生命力仍然新鲜强劲，让人一眼恍然，心领神会。科学实验证明，即使是患“阅读障碍症”的美国儿童，也能很好地理解和记忆汉字。

从汉字的起源可以看出，它是模拟自然形象而造出的，即使简化了依旧包涵大量的信息。西方的文字，以英语为例，“人”是human，是以音符号为基础的拼音文字，它可以以数量极少的符号来表示无穷的声音组合，但每个单词本身却无法直观地表达意义。最早的汉字以象形和会意为主，后来还发展出形声、指事、转注和假借，合称为“六书”。每个汉字都是一个有完整含意之象。每个汉字的出现，都仿佛是一个令人遐思不尽的艺术品的创造过程。这也造就了中国思维和西方思维的根本区别。不同于西方的抽象、科学、逻辑和系统性，中国人总是更感性，更讲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典型的表现，可以书法为例。唐代李阳冰论书法之道：“于天地山川，得方流峙之形；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之度；于云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于衣冠文物，得揖让周旋之体；于鱼虫禽兽，得屈伸飞动之理……”它充分表明，中国人善于化自然万物于自身。中国诗托物言志歌以咏情的意境、中国画水墨丹青留白空间的意韵、中国建筑山水风光融为一体的氛围、中国音乐婉转悠扬欲说还休的旋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汉字体系看做一棵大树，它根植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肥沃土壤，奔涌在这棵大树血脉之中的，是中国得天独厚的造化，沐浴着之熏陶的哲学思想，而这棵参天大树的枝干、叶片与累累果实，便是中国的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小说戏曲、茶艺茶道、民俗俗语，甚至包括我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人际交往、家庭伦理等等。从文字中生根发芽的中华文明，再一次通过该书，向世人展示了它无与伦比的魅力。



右下角亮灯的房子为只有几平方米的森冈书店

到思想交流和传播方式在渐变——中国的媒体由单纯的官媒状态，慢慢加入晚报都市报，再到新闻门户、博客及后来的微博和今天的微信，亲历着自己的文字在纸媒甚至在FT中文网这样的专业财经门户中所产生的回声越来越弱，一度感到“我正在失去我的读者”。发现人们正慢慢把信息交流和传播嵌入到社交环节中，2014年5月，他开通了自媒体公号——“吴晓波频道”，目标人群定位在白领、中产以上人群。600天，频道粉丝突破100万。

过去，我们从实体的新华书店、民营书店或当当、亚马逊、京东等网络书店买书。但去年以来，中国书业的发行中盘商出现了新面孔，“电商+社群”的新模式开始兴起，作为新的营销终端，逐渐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小小包麻麻”公众号创始人贾万兴认为，公众号要有自己的调性，好像谁也不会去麦当劳里点炒粉，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这样才能聚合相似的人群。

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具有自媒体联盟属性的妈妈社群电商大V店，2015年累计上架图书2100多种，绘本占比90%，他们采取“电商+社群”的方式，图书销售额已经超过亿元。接力社在大V店上架品种127种，销售码洋1200万元，在少儿出版社中排名第一。“边社交边卖书”的模式反过来对出版业的选题、销售渠道、营销模式、组织架构产生影响。社群电商精准营销，目标群体极为清晰，订数准，零退货、零积压、回款周期短，库存周转率高，这对整个出版行业来讲，无疑是重大利好。

日本二战遗孤自述在中国岁月

1941年，王林起（渡部宏一）和3个弟妹随参加开拓团的父母来到中国。战争末期，6口之家只剩下他自己。“由于饥饿和疾病，我已奄奄一息，是我的中国养父母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在中国75年：日本二战遗孤自述》（西苑出版社出版）书中，80高龄的王林起回忆在中国的75年，有依偎父母身旁的童年和坐在中国父亲自行车上的难忘时光，有1945年失去父母弟妹的不堪回首，有他神奇地从记忆中搜索出童年线索找回自己出生故土的经历，更多的是对中国父母、中华民族的感恩。2011年，时任日本驻华大使的丹羽宇一郎亲手将日本政府的感谢状交给王林起的中国妈妈贾凤朝。（翟维纳）



《红楼梦》的两个好处

王兆军

《红楼梦》，一本全民叫好的大作，不光是书店里的畅销书，也是许多红学家们吃饭的根据地。但是，这本书到底好在哪里，多数人还是不甚了了。我的一位朋友劝他儿子读一读《红楼梦》，因为是名著，因为大家都说好，不读该书，好像没有文化似的。他儿子好歹读完了，问其感想，儿子说：全书都是哼哼唧唧的女人，就一个男人，也跟女人似的。童言无忌，这种坦诚表达的阅读感受，不能说全无理由。

《红楼梦》版本甚多，注家也不少，说什么的都有。鲁迅反对《红楼梦》研究中的主观随意的态度。他说：谁是作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在批评上述对《红楼梦》命意的种种主观主义的看法时，鲁迅说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因为宝玉看见了太多的庸俗和死亡，于是有了大苦恼，世上不幸人多，他自己也是其中一个。鲁迅站在中国小说史的高度，对这部作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红楼梦》“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故事，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1934年，鲁迅在为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所作的《小引》中更加明确地表达了他对《红楼

初识曹锦清的大名缘于他的代表作《黄河边的中国》，书友的强烈推荐激起了我的好奇心，迫不及待地觅了来读，近800页的大书一周之内就读完了，深感震撼！这之后，我在旧书店淘书时，凡曹锦清先生的著作必先收归囊中而后快。

事有凑巧，我有位同事曾在华东理工大学求学，和曹锦清先生取得了联系，先生很爽快就答应了我们两个年轻人登门拜访的请求。一如他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坦诚随和，平易近人。

普普通通的三居室，家具陈设也都有些年头了，先生没有任何客套，平和地把我们让进了书房，只见两壁的书橱顶天立地，如同置身书的海洋，这里才是房屋主人真正的“琅嬛福地”啊。

虽是初次见面，但作为读者和学生，我们早已走进他的精神世界，因此并不感到局促和陌生。话题从《黄河边的中国》说起。先生非常健谈，而且记忆力特别好，聊起深入中原腹地进行田野调查的难忘经历，如数家珍。上世纪80年代，大量西方人文译著进入中国，知识界在读书求知中开始了对国家和个人命运的反思，有人在“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比较中失去信心，有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下慨叹人文精神的失落，有人在对封建社会政治结构的分析中感到迷惘，中国的真面孔在哪里？中国人的真精神在哪里？带着这样的问题，曹锦清先生走出书斋，返回实证，直接阅读中国社会生活这本大书，着眼于中国“是什么”，而非在西方价值体系里中国“应该是什么”。那些年，他与农民同吃同住，从解剖麻雀入手，获得了理解中国社会的第一手资料，他把自己的所见、所听、所谈、所思、所虑结集成《黄河边的中国》一书，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学者渊博的知识、深刻的思想，还有一份真挚的家国情怀。

曹锦清的书架上，整排整套的《毛泽东文集》《毛泽东选集》很是醒目，书桌上还摊开放着一本新近出版的《毛泽东年谱》，可见先生对于研究毛泽东颇有兴趣。我平素喜读中共党史，对领袖人物的传记亦有涉猎，就请他谈谈看法。先生略加思索后指出，毛泽东是绕不开的历史人物，若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内在规律的判断，无人能出其右，他深知国民党蒋介石无力赢得民众，在国共两党的较量中必定败北，他有必胜的信念和成就事业的方法，由此奠定的领袖地位坚不可撼。曹先生告诉我们，了解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辩证法思想，《矛盾论》《实践论》等名篇尤其值得精读，感兴趣的文章做好标记，汇编起来重点读，再挑出有启发的篇目逐字逐句精研细读。

征得同意后，我们饶有兴趣地“逛”起了曹先生的书架，发现既有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也有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还有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这些书的观点可是大相径庭啊！曹先生说，读观点相反的书，主要是看其论述的方法。妙哉斯言！言简意赅，却有醍醐灌顶之效。

我带了几本曹先生的著作，想请他签名，他说：“好啊，拿来我签。”

先生在《中国七问》的扉页上题道：“在中华民族崛起的前夜，自觉承担文化复兴的重任。”看到1995年出版的《当代浙江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说：“你还有这本书呀？这本书很难找了。”他拿起2000年9月上海文艺老版的《黄河边的中国》说道：“这部书上海文艺最近出了修订版，是上下册。”我说：“这本书是钱谷融先生的藏书，老先生因为家中装修，书没地方放，分送给友人一部分，我有幸得到了这一本，是第一次印刷的初版本呢。”

1988年3月学林出版社的《现代西方人生哲学》，是曹锦清先生的第一部著作，他在这部书中对尼采、萨特、海德格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西方哲学家关于人的哲学思想做了介绍和评述，是该社人文丛书的第三本，我读大学时找了几家旧书店才买到的。曹先生点点头：“这本书也不好找了。”

与先生聊天，听先生讲读，请先生签名留念，就像阅读一部精彩的大书，书中有学问，有情怀，有育人，有信仰，还有毫无保留的爱。真想再去他的书房，看他点燃一支烟，坐在洒满阳光的座椅上，谈学术，谈读书，谈学界人与事，谈他自己的故事。



曹锦清在书房

梦》空前绝后地位的肯定：“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在轻视的眼光下，自从十八世纪末的《红楼梦》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

《红楼梦》到底好在哪里？首先，它是一部具有新思想的作品。作为一部成书于封建社会晚期的小说，该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制度，对封建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提出了朦胧的带有初步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性质的理想和主张。其次，这本书写得极为精致，虽然作者才情丰茂，也还是用了毕生的心血。我以为，读《红楼梦》，要记住这两点。

反观今天的文学作品，最大的弊病就缺少思想的穿透力，作者本就没有独步天下的思想优势，虽然故事奇诡人物特别，到底没什么新意。有人将这种现象完全归咎于外部环境，也不是很对。清代的文字狱很厉害，为什么曹雪芹能写出这么好的小说？我以为，关键是作者要有一项向往自由、追求美好人生的灵魂。俗话说，睡不着觉怨床歪。不突破写作和自身的局限，便找不到文学创作的思路。

一切艺术都需要精致，文字也是如此。《红楼梦》写的就是些家长里短的故事，就是腻腻歪歪的爱情，但它很精致，比如刘姥姥吃过的茄子，比如晴雯补的孔雀裘，比如庭院树木，比如布料的来由以及那些古怪材质的饰品和摆设等等，都很精美。人物的闲谈、对诗、饮茶、应酬，也都精致，让人从踏踏实实的细节处触摸到一个时代的体温、色泽和弹性。再就是作者的精心，十年辛苦，增删五次，对艺术何等认真何等敬畏，对自己的作品何等负责任！现在的作家，能有几个做到？能记住这些，也就不错了。

文字是民族的根

伦立飞